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卷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效恣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八

雋不疑引經斷獄

并石戴璟著

聖人作春秋所以為萬世是非之斷案也然於蒯瞶而稱趙鞅納世子于戚於鞅而書齊國夏石曼姑圍戚其義何居乎蓋蒯瞶雖得罪於父也未嘗有命廢之若鞅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書世以見蒯瞶未絕于世子之位也書齊國夏以責國夏有黨鞅之罪也漢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詐稱蒯太子詣闕而雋不疑叱吏收縛曰昔鞅拒蒯瞶春秋是之蓋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有槩於中文矣嗚呼以春秋是鞅世儒援經之繆一至此哉嘗試論之蒯太子之請闕與蒯瞶之歸國事適相

方然崩殯未竟，然之命則猶正位重宮而情不可以拒據，既蒙納斬之詔，則已正名逆賊而法不可以赦。此豈可比而同之乎？然則不疑之斷獄是也，而引經則非也。雖然，當方遂詰闕之下，自百姓上至群臣相顧駭愕，莫敢誰何，而大將軍身戒嚴宮闕以備之，漢庭可謂無人矣。獨曼倩引經一斷決天下大疑獄，其有古人之風哉！且觀其為人，責暴勝之，刻平齊藩之畔，卻霍氏之婚，真趙廣漢，謂不疑於朝廷，事不可及也。在固贊之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又曰：學以從政，臨事不惑。意雖未必盡然，要亦近之矣。

杜延年勸光儉約

詩曰：新是獲薪，尚可載哀。我憚人亦可息，言民已勞矣。

而復事之，則病庶其息而安之可也。杜周與張湯在先帝朝導之以見知，故縱之法貽害天下博矣。杜幼公乃周之子，為諫大夫，獨勸光儉約，其亦欲息而安之乎？于時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皆延年之功也。且延年本霍光吏，首發大奸，有忠節，當時比之劉章，亦何愧哉？書曰：爾率德改行，蓋先人之愆，惟忠惟孝，延年其近之矣。愚所惜者，居九卿十年，賞賜賂遺實距千萬，則是輔國以義而處已以利也，安得謂之絕臣哉？

安邊是用之本

蓋鉄之議昉於何時乎？考禹貢以青州貢蓋，梁州貢璆鉄，銀鏤此蓋鉄之貢所由起。周禮有蓋人掌蓋四種，有卅人掌產金錫之地，厲其禁令，則蓋鉄之議於是為重。

矣然先王爲此所以通有無供用度耳何嘗與商賈爭
市利乎自管仲管山海正鹽羨計煮海之利鑄莊山之
金而鹽鉄之議於是大行矣夫管仲小器也而後世何
爲倣之今考太史貨殖一傳如烏氏之以鹽鉄起家富
侔王者吳王煮海爲鹽而國足饒是時鹽鉄之利亦何
嘗歸於官哉至武帝用孔僅之謀以鹽鉄之官數十布
在郡國則又祖管氏之故智以籠天下而民不堪命矣
蓋自是就本者寡趨末者衆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
賢良文學請罷其見審矣弘羊夫何爲者而曰北制四
夷安邊足用之本哉嗚呼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安邊
之本也生之衆食之寡爲之疾用之舒此足用之本也
且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鹽鉄

一商賈刀錐之末耳而謂堂堂天朝與民爭瑣瑣之利
哉詩曰無封靡於爾邦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易曰
弗損益之貞吉皆言不可專利一而當以義爲利也弘羊
此舉本開千萬世聚斂之端而借禹貢周禮之說以文
其奸其侮聖賢也大矣其罪可勝誅哉他日入上官之
黨身陷大戮亦所宜然

霍光知時務之要

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故識時務者在俊傑而知
時務之要者尤人所難也霍光不學無術者而史謂知
時務之要何哉嘗以其事考之杜延年啓告於前賢良
文學對詔於後故難而問民疾苦繼而賑貸貧民未幾
除田租減口賦罷酒酷史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誠是

也可不謂知時務乎然知時務矣而時務之要未之知也夫上官以五歲而正位中宮而光不之禁霍顯以邪謀而毒殺許后而光不之發鳳凰何神而祠之徐仁何罪而殺之以蘇子卿之大節而但封典屬國非所以褒元德也以傅介子之詭計而誘殺樓蘭正非所以御夷狄也且君自我立又自我廢夫豈人臣忠順不失以事上者哉昔子太叔之論寧喜其言曰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其霍子孟之謂歟然則光知時務之要矣而其所不知尤多也豈得謂之真知哉

大將軍忠臣

昭帝知霍光忠臣而不為讒言所搖太子德裕以昭帝有至明之德固矣蓋是時以幼冲之年而當群言鼓扇之日屹然有定見信非有至明之德者不能也然以愚觀之昭帝明於霍光而不明於上官桀桀安父子與光爭權意欲身行篡弑以奸天位惟忌光為之掎角耳上書譖光實桀安為之也昭帝不窮治其姦而或竄或貶以杜絕禍萌則亦未為明之至者也嗚呼向使天不佑漢而蓋主舍人不以實告則白龍豫且之禍豈不決哉然霍光可謂忠臣乎曰未也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前後左右罔非正人故習與智長而成王能致盛治蓋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趨正統之以更非觀之以治體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疆立而不反此大臣之職也本

光不能集衆思廣忠益所與共國政者惟一張安世所
與斷機事者獨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議義者皆不任
也卒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而不能養壽命之源醫和
所謂近女室疾如蠱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嗚呼此吾深
有咎於光也

夷齊之後一人

聖達節次守節下逆節夷齊不食周粟太公謂之義仲
尼謂之仁孟子謂之清曠千萬世而莫與爲儔者也嚴
延年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呂東萊遽以夷齊以後
一人稱之然則其人是果相類也哉愚竊非之武王伐
商是更姓易號天地之大變故夷齊不得已而扣馬諫
焉若武王止廢紂而立商子孫紹殷祚則廢昏立明宗

社之至計也而夷齊必不強聒聒矣漢立昌邑王爲帝
誠狂縱不法光奏太后廢之是也第失之於始不能察
其爲人之實而輕易立之耳若使光不廢昌邑則漢之
宗社必亡於昌邑之手豈待綿延至於哀平之世哉文
中子曰霍光廢昏立明所以康天下也延年此奏不爲
無理但謂夷齊以後一人則過矣考延年治郡除鶩酷
烈其毋棄之竟陷刑憲則延年之爲人可知矣而可儆
之夷齊之列于焉呼以光之控重權而終不以此奏罪
延年則光度量之宏又可嘉矣

丙吉護養帝

宣帝少以至纒繫獄使遇刻薄如江充者治之宣帝已
斃於亂刃之下安能全其生乎幸而丙少卿寬厚大度

哀王孫無辜而閉門拒使者自乳哺以至成童為之擇
良家以保安之故百死而一生耳然吉所以如此者豈
料宣帝有登儲之日哉蓋寬厚之德充積於中惻怛於
外自有所不忍者厥後有疾封侯夏侯勝推其必起有
子奪爵位尊論其當原為善之報亦自有不可捨者矣
或曰武帝治巫蠱失於江充而得於丙吉亦知人之明
也噫帝豈以吉為寬厚而用之哉吉本獄吏至廷尉右
監帝使之治巫蠱意其素明法律必能成羅織之獄耳
故使之治巫蠱也而不知寬厚不殺之德乃如是乎吾
謂天心默祐將立病已為帝而僵柳復生之兆不虛傳
歟

張釋之于定國優劣

史謂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不冤味其語意則以定國優於釋之矣愚嘗以其
事考之昔堯曰宥之三皐陶曰殺之三皐陶能守法矣
若夫張釋之為廷尉其聞皐陶之風而興起者何者犯
蹕之罪文帝曰誅釋之曰罰金盜環之罪文帝曰族釋
之曰棄市此書所謂予曰辟汝曰勿辟予曰宥汝曰弗
宥者若釋之吾無間然矣于定國則不然自地節元年
以至甘露三年皆為廷尉之日廷尉天下之平也趙蓋
韓楊之死皆甘露以前之事而定國緘默阿順不聞可
否卒使無辜駢戮吾知將訴之於帝矣豈非千古之冤
也哉或曰漢時有詔獄自武帝以下置中都獄官三十
六所凡意所欲附致者皆不下廷尉以史考之昭平君

係獄內官灌夫係獄居室劉輔係獄掖庭王商係獄若
盧然則漢廷尉即古之秋官大司寇共工是未皆出廷
尉也嗚呼漢廷尉即虞士師周司寇之職也若趙楊之
死而廷尉不與聞則安用廷尉為哉吾意定國於此縱
君自詔獄亦當以諫諍死職下而可坐視之耶或曰定
國當此時安知其以死力爭乎特帝以申韓刻薄之資
而諫之諄諄聽之藐藐耳嗚呼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
日不得安於其位此人臣之道也定國曷不掛冠致政
以塞曠職之咎哉而乃耽戀不去遲遲十八年之久以
是觀之定國不及釋之多矣

趙廣漢鉤笏

易曰二多譽四多懼謂有近君遠君之別耳趙廣漢為

京兆尹是處多懼之地也然趙善為鉤笏受吏民投書
使相告訐是故杜延豪俠則誅之原褚橫恣則罪之卒
之盜賊解散名聞匈奴人孰不謂廣漢本多懼而反多
譽乎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茨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謂
能以政刑治私邑而非禮者畏之也廣漢之治京兆其
有大車之風乎然君子所不滿者禹之行水也行其所
無事也惟行其所無事則為大智趙子都之鉤笏正擾
擾多事而流於穿鑿之私者故孔子不貴於逆詐億不
信而以先覺為賢子貢亦惡訐以為智惡微以為直鉤
笏之術是逆也億也訐也微也豈非聖賢之所不為乎
蓋嘗論之士君子治郡若欲使盜賊不興姦黨不聚在
乎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華而華心而翕然以庶耻成

俗此用悔而明之道也何必鈎箠乎鈎箠之術謂欲知馬價而試以問羊問牛之術以是發伏摘姦此管商所以愚其民而蘇子所謂刑名之家執一實御百虛也雖曰發姦摘伏如神然工於法者必有法外之遺姦豈能無繆哉故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信斯言也觀其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鈎箠之繆可見矣事下丞相府案驗於法是也乃疑夫人殺侍婢以脅之可乎且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光死則發長安吏至霍禹第搜索屠酷椎破盧嬰斧斬門關是乃由興時俯仰之態也吾嘗謂廣漢為吏其諸郅都寗成之類乎班固以為訐上不信失身墮功信矣

黃霸獄中受書

聖人之言如水火蓋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水也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火也故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聖人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載於書詳矣夏侯勝能講解經傳者也黃霸從獄中受書係再更冬講論不怠吾不意以質補郎而有慕道之心如霸者也易曰動乎險中大亨貞霸之謂矣然自君子觀之彼測之而不知其深窮之而不知其遠用之而不知其明宿之而不知其壯也何以見之霸以鵠來啟舍指為神雀之祥是不知珎禽異獸不啻於國之訓也郡邑上計必欲條教化之對是不知汝惟不矜天下莫爭能之語也史高何人薦為太尉是不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之戒也楊惲之死坐視不救是不知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之義

也獨其相河南以寬和頗得寬仁之著治頴以教化畧
聞風愆之諭自此之外於典謨訓誥之理枘鑿不入者
多矣其於聖人之道何如哉嗚呼夏侯勝以明經術取
青紫則其師友淵源可知矣又何怪黃霸受書於顛沛
之中而不能深探其奧哉

魏相白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
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此壅蔽之所由起也魏弱翁獨
請白去副封此闢四門達四聰之道也然自愚觀之副
封誠所當去何不明目張膽對揚大庭以成回天之力
奈何因許相白去副封不亦枉尺而直尋乎夫許伯刑
餘之末外戚之屬耳而托身於許伯是豈有實而不慎

所往乃終身之大玷矣而可乎且白去副封所以為殺
霍氏之計也霍氏有大功於漢縱有罪則當八議裁之
當十世宥之而乃白去副封以劓其後抑何忍也至於
趙廣漢雖有脅制丞相之謀然罪不至死相豈不為漢
家惜材從百姓之願而乃坐以腰斬然則相乃忍人也
而豈有宰相之德度哉

漢世良吏為盛

至治無成功至美無近效人才能否要以久而後見也
吾夫子相魯初而諺之三月而諺之子產相鄭一年而
諺之三年而諺之方其諺而未諺之吾從而遷易其官
雖聖賢無以施其技矣蓋治道以久而後成民心以久
而後孚故文中子曰三代之興邦家之托有社稷焉兩

漢之治牧守之任有子孫焉意此可以知漢世良吏之所以盛矣昔宣帝以太守不當數易但增秩賜金若黃伯在潁川八年而吏民向化龔遂在渤海數年而獄訟止息如召信臣朱邑之屬生有榮號死有奉祀其父任如此此漢之良吏六人而宣帝居五也君子不以宣帝良吏爲盛何哉夫名之盛者實之衰也使漢世爲吏者皆素絲羔羊之節無苛政猛虎之嫌則欲褒之而無功之可指欲表之而無名之可稱天下陰受其福而循吏之名不登於仕牒矣夫惟知久任而不知所以任故酷吏多而循吏少而諸君子得以顯揚於頽波橫流之中乎或曰文帝之時黎民醇厚天下富庶宜循吏之多也而馬遷史所載五人文帝時無一與焉又何哉噫馬遷

之不傳循吏以文帝之時皆循吏也班固之傳循吏以宣帝之時多酷吏也或曰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張敞皆爲政有聲者也而何以不列於循吏乎曰緩刑任德者循吏也守正持法者能吏也如廣漢之剛明翁歸之廉察張敞之威烈皆非循吏之所爲矣至於韓延壽之好古教化閉閣思過不在黃霸諸人之下而固史不錄於循吏傳豈非遺論哉因并及之

路溫舒上緩刑書

獄乃天下之大命也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蓋謂教殺無罪以苛悅於強國則非君矣宣帝之時獄吏以刻爲明相師成俗則無罪而被殺者多矣此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也愚謂秦之十失

宣帝豈能盡去哉特其假借王道以文飾已私此所以與七制之列也何謂十失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貴獄吏以正言為誹謗以遠過為妖言先王不用於世忠良皆爵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惡實禍蔽塞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以宣帝言之尚申韓之學是羞文學而賤仁義矣用安國而罪楊惲是好武勇而罪誹謗矣不疇之諫則臧之王褒之頌則悅之寬饒之言則罪之工吉之去則聽之是秦之十失宣帝蓋彷彿之矣豈但獄吏哉路長君之言雖未為實然緩刑之諫深得帝土寬仁之意也蓋自牧羊時取澤蒲寫書後受春秋通大義故其辭順而意篤如此昔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右君子以為有后温舒子及孫百至牧守大官得非

以禮諫君之功乎是可尚也已

丞相致仕自賢始

古者七十而致事故書曰我明農哉帝長孺年七十餘為相五歲罷歸史謂丞相致仕自賢始則前此居相位者未嘗有乞骸骨之請也長孺獨於波頽風靡之中有急流勇退之義是誠可謂魯大儒也哉愚所憾者賢知進退之義矣不知輔弼之道也則豈有大儒之實哉考史賢為博士授昭帝詩宣帝立以與謀安宗廟賜爵關內侯以先儒師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夫詩之為道使人樂而不淫好德而輕色也昭帝幼冲宜以詩中所載仁義忠孝漸磨啓沃若鷄鳴之賢妃采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享壽命之源可也今血氣未定先盡妃色其

夫也宜矣然則所授詩果何補邪及事宣帝又不能臣
其學術而歸之正道坐視其學中韓而莫可誰何且謂
之丞相則當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
擇天下之吏使稱其職若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趙廣漢
以名吏而置之死是誣之也霍禹以世家而假之權是
害之也王成以偽增戶口而封之爵是使天下多虛妄
也凡此皆本始三年之事正賢爲相之日也何乃緘默
杜口曾不批逆鱗犯忌諱是則賢乃庸庸保位之徒耳
其子玄成則而象之繼登相位有退讓之名而無蹇諤
之節然則長孺通詩通禮以爲過庭之訓者不亦可醜
哉吾固謂玄成漢之腐儒也

王成偽增戶口

人君好尚天下士民之趨向隨之最不可發泄其機而
令人窺測也若人君之好尚可以窺測則城狐社鼠得
以覘其意狗苟蠅營得以伺其機外邪客氣得以襲其
虛故人主好軍功而爲增首級以干其賞矣人主好神
仙而僞設方技以蔽其明矣人主好聚斂而僞張羨餘
以固其寵矣凡天下之僞心皆人主好尚之偏啓之也
韓非曰君無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臣自
將表異去其惡臣乃見素去樞去智臣乃自備此之謂
也漢宣帝好觀韓非書者也迹其厲精爲治綜覈名實
宜天下士皆精白一心以承上意者而王成以偽增戶
口賜以侯爵此何爲而來哉宣帝見其所欲故群臣爲
之雕琢爲之表異也况天下之事變其出如泉其亂如

絲其名實相混正猶磁珞美玉雜陳於吾前而莫之辨也人主苟能脩身以爲取人之則以天下之賢理天下之事命卿士徹我疆土公任使也碩鼠食黍莫我肯顧黜貪墨也彫弓矧弓受言載之惜名器也不濬不濫不敢怠荒分勸懲也收還威柄於積年渙散之餘聳動群聽於遵養時晦之後其孰敢欺罔吾君以干無名之賞乎惟以一己之聰明而理四方之事變則奸之窮者得以奸而欺我猾之巨者得以猾而罔我陸宣公所謂一人之智慮不能勝億兆之惑以此之謂矣吾固謂宣帝之綜覈名實本以伯王道維之也其見欺也固宜

厲精爲治

大物也非綿力小智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可

維持治之道固以厲精爲貴矣然謀道者無近功謀利者多近效彼其精神過暴氣脉已浮積痞漸寬根本浸伐是故厲精不若養精之爲貴也不觀之天地乎驟雨不終朝狂風不竟日過榮之木一發而枯暴溢之流一決而涸於人君也亦然蓋人君即位之初自人臣登天子位猶自地升天凜凜乎若將隕墜也故其始多有振奮發揚之氣逮即位有年天下於我臣服全之者生殺之者死予之者富奪之者貧天下大權在我掌握雷轟電奮奔走群動於是巧佞之徒各售其說而導之以不經日夜沉灌久而俱化一人之身而邪正殊途天壤易處此中才庸主之通患也漢宣帝不幸類是蓋少則矻矻於巫蠱之獄長則惴惴於驂乘之臣是故備嘗險阻

之餘而為蘇別壅遏之計史謂厲精為治信矣使持此
心而歲操月練久而弗移則仁義並行德業交進豈不
可成太平之業乎夫何剛心方長春江怒濤銳氣一衰
秋霜敗葉是故侈心生而有金馬碧雞之求矣驕心生
而有趙蓋韓楊之戮矣邪心生而有恭顯許史之用矣
然則向之厲精為治果安在耶昔子太叔問政於子產
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宣帝有
初而無終亦安在其為厲精哉原帝所以如此者蓋帝
擇術不精而用申韓故其效止此夫

齋居決事

人君以一身理四海之廣豈能周知之悉而剖決之明
乎人主以任相為職也要在得光明正大之人以秉鈞

持軸則大道公行威柄上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
各司其序矣豈必躬自親事為美耶昔黃帝有合宮之
聽堯有總章之訪舜有衢室之問固未嘗不齋居然但
汲汲於求六相總百揆而未嘗一決事焉聖人之聰明
豈不若後人哉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固矣誠懼事變無
涯而聰明有限敢輕視天下耶漢宣帝患刑未平齋居
決事自後世觀之孰不謂其攬獨斷之明也愚則以為
宣帝好觀申子君臣之篇而所以決事者如衡石程書
之秦皇如衛士傳餐之隋文如自授尚事之魏王也夫
漢當重熙累洽之餘豈無英雄豪傑可為股肱心腹者
乎何但丙魏二人之賢也帝不能慎擇一相以平章政
事而乃自作聰明以親庶政是故趙蓋韓楊以私怒實

極刑馴至寃聲載路有刻不畫地之風帝將何如其為情耶惟其齋居而決之故闔不可入而排檻不可入而折裾不可入而引正昔人所謂不經鳳閣鳳臺何名爲勅而天下敢怒不敢言者有矣詩曰靡聖管管不實於亶又曰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宣帝之齋居決事其流之弊必至於此故曰宣帝基禍之主也

蕭望之不欲外補

天下勢而已矣盛者衰之伏成者敗之機是故儀鳳在庭明良起時幾之勅鳧鷖享治左右進艱難之規車攻復古臣工獻庭燎之箴古人事君大率爲大本之慮爲先事之圖也漢宣帝欲用蕭望之守平原而望之不欲

外補此與汲長孺出入禁闥之願先後一揆也得非忠

臣憂國之心哉自愚觀之望之不欲外補似也然果能

成格心之功乎觀奉世沙車之力以其矯制而諫張敞

入粟之策以其縱罪而諫廷臣北伐之議以其伐喪而

諫比所謂不肯碌碌其抱關爲而亦何愧東海蕭生之

名耶然愚以爲朝廷天下之本而君心又朝廷之本也

望之言曰憂其末而忘其本則以數者之諫爲得其本

矣殊不知此朝廷之末節耳而於拔本塞源之論寧有

之乎吾觀宣帝爲君好觀申韓此心術之蔽膏肓之疾

詩所謂枝葉雖未有害本實先撥也於是用恭顯而啓

後世之任閹宦責許史而啓後世之任外戚殺趙蓋韓

楊而啓後世之誅大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頰泉之

竭矣不云自中然則宣帝不能正本之害亦溥矣蕭長
倩果有職况斯弘不裁我躬之慮當進法言而俾之從
吐異言而俾之釋則正其本萬事理而天下不足平矣
長情懽懽折而不撓皆無一言及此而顧拘拘於政治
之末然耿壽昌常平亦非之丙吉賢相亦薄之張禹賊
臣亦焉之則其所謂論政治又豈能皆當於理哉而班
固稱其身爲儒宗近社稷臣亦過矣然汲黯欲留於朝
而不免淮陽之命蕭望之欲留於內而卽有少府之徵
則武帝之好賢不及宣帝可見矣汲黯多欲之諫切中
君病望之正心之學寥寥無聞則望之輔君不及汲長
孺也又可見矣此亦優劣之辨也

馮奉世矯制破莎車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國無二主故政無二門
若矯君之命以成己之功則雖勲業赫烜聳動天下不
足奇矣馮奉世使西域此君命也莎車王叛而殺諸國
討之非君命也使奉世於此時激將士忠義諭兵家利
害而糾諸國勤王以剿方張之寇則才畧崢嶸出疆而
能安社稷矣豈不爲奇功乎奈之何矯君之命而持節
發兵則知有賊虜之可滅而不知有名義之不可犯夫
豈忠順不失以事上之道乎吾嘗考之春秋矣如曰公
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又曰季孫宿帥師
伐鄆遂救之夫公子媵婦季孫伐鄆其常職也今會盟
救台於理順乎故曰遂以譏之也馮奉世之使西域亦
其常職而矯制發兵此與公子結季孫宿之罪豈不同

科哉然則國家之於馮奉世將何以處之而可愚聞之
荀悅曰矯小而功大封之可也矯大而功小誅之可也
愚則曰功固有小大也矯有小大乎哉如子明者始則
貶其秩以彰違法之典終則顯其用以表去亂之能則
庶乎其兩盡之矣而何封之有哉夫惟此義不明而其
後甘延壽陳湯遂矯制破康居焉意者可以爲常事也
魏相條漢便宜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魏相好觀漢故事及賈誼晁
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行之可謂能監成憲者矣故王通
稱其識兵畧達時務也然自愚觀之董子天人三策所
言固爲醇正然賈生之學雜於蘇張而表餌之策失之
疎晁錯之術本於申韓而削國之策失之愚此或醇或

駁所當別識而擇取之也使相於此以仲舒正心明道
之言朝夕勸講務期感悟則趨向已端根本已正而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矣何必益以二子
之言乎若夫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其善者不悅霸術其
非者多襲秦弊關雎麟趾之意安在也而相顧條陳之
乎夫惟其然故宣帝自以爲雜伯王之道爲家法而開
三大勳以亡國相豈能無罪哉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士君子負桑弧百步之志豈以階爵位弋富貴而已耶
蓋曰使君爲堯舜之君以親見道之行而已道不可徒
行王言格論日陳王前則猶或可望也故伊訓二章申
法祖之論傳說三篇推遜學之辭無逸一書擴持敬之

說蓋責難陳善之意諷欬溢於命辭之間豈徒誇多闕靡爭一句一字之巧耶王子淵固漢世能文之士也宣帝以褒有俊才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則當箴其祠祀之非攻其神仙之謬破其綜覈之差抑其慘刻之過務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而已焉則是荷旃被毳而道純錦之麗密羨藜含糗而論太牢之滋味豈非千載盛事哉今也二婉麗之聲而乏箴規之益事浮乖之習而少匡救之忠古人所以責難所以陳善果如是乎夫宣帝為君之失不止一端也君子在江湖尚憂其君曾謂子淵膺刺史之推薦受人主之異知而乃如此不將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耶或曰褒之頌以為偃仰屈伸若彭祖嚅噓呼吸如喬松正以帝好神仙及之也褒亦可

謂善諫哉噫如褒之言非以閉邪益以助惡也夫世傳彭祖喬松之說怪誕不經天下豈有仙人哉如褒之言則是世果有此人特帝不必好之耳夫人孰不愛壽而惡夭貪生而畏死若以為真有彭祖喬松其能禁帝之弗趨乎故吾謂褒之為文類司馬相如而其諂諛亦似之逮褒為諫大夫又非他官可比乃數從放獵不知外作禽荒之規隨幸官館不知峻宇雕墻之戒為太子作甘泉賦不知道之以仁孝之道為帝求碧雞神不知臣之以帝王之業然則向之淹貫古今以文章鳴世者安在耶嗚呼嗚呼命在途而以病死豈天厭其佞而誅之耶

王吉政事疏

吉少為昌邑中尉昌邑王廢吉以忠直得與龔遂滅死

論言固以諫諍著也及為諫大夫與蕭望之張敞魏相
路溫舒齊名考其最切時病而春容大篇莫如王吉政
事疏焉吉之言曰今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
非太平之基也其辭嚴義壯可謂有諫臣風烈矣試取
其疏而讀之一言宜選左右以正身擇所使以宣德二
言宜述舊禮明王制三言宜別男女之分辨貴賤之章
四言宜除任子之令選天下之賢五言宜敦儉約之德
革侈靡之習率是道也果能致明主於三代之隆否乎
自愚言之要非大人格君心之道也昔臯陶曰慎厥身
脩思永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尹曰若虞機張徃省括
于度則釋傳說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召公曰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周公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
之艱難數聖賢所以啓迪 君不過如此何嘗拘拘論
政事哉于時非無政事之 可經畫也以爲人君一心萬
化之所從出也執其機握 其要夫何政事之弗理吾觀
宣帝爲君自少好觀申韓 之篇至謂雜王伯爲家法則
其學術之差久矣子陽果 欲致主於三代盍不以聖賢
正論朝薰夕沃不俟其過 昭灼而後言也茅蘗之萌勦
而絕之必使有德義以澆 於內禮法以繩於外則雖無
汙輪之勞無牽裾之爭無 刑檻之呼而人主之過已潛
消於冥冥之中矣夫何疾 歎之不可舉哉子陽之首疏
曰獨行於深宮是矣而謹 誠意之學引而不發則知
正君之身而不知正君之 心知淑君之政而不知淑君

漢唐卷之八
之德也又何怪宣帝病其已瀕而不採用耶雖然言不見用謝病而去則出處大節亦自有可觀矣子陽真漢庭一人物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八

終





